



Nach Afghanistan kommt
Gott nur noch zum Weinen

哭泣的阿富汗

丝芭·沙克布 著
潘 娟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献给 Rahela

献给我的母亲

献给自由与不自由的人们

Nach Afghanistan kommt Gott nur noch zum Weinen

哭泣的阿富汗

丝芭·沙克布 著

潘娟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哭泣的阿富汗/丝芭·沙克布著;潘娟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6

ISBN 7-80149-677-9

I. 哭… II. ①丝… ②潘… III. 通讯—作品集—伊朗—现代 IV. I37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0882号

哭泣的阿富汗



著 者: 丝芭·沙克布

译 者: 潘 娟 等

责任编辑: 许春山 刘 琳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77-9/D·110 定价: 18.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2-1715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发生许多战争,诸多死亡,
为了和平的降临,阿伊芭俶做出几多牺牲。
她成为蒙古军首领的女人。
这是你的信条吗?
是的,阿伊芭俶说。

是的,传扬这些箴言吧。
女人们应该带着对战争的憎恨生下孩子。
天地由英雄之手而毁灭。
只有我们,可以令她重生!
欢乐之曲,悲伤之歌。
目之所及,世界已毁。
赐福于那些重新建造她的人吧!
赐福于那些创造美好世界的人吧!

——BAHRAM BEYTAIE

作家,电影制片人

故事缘由

姓名？

锡林 - 戈尔。

这是你的孩子？

是的，*Bale* ^①

那这个呢？

Bale.

这个也叫……？

Bale.

那边那两个男孩子呢？是不是兄弟俩？

对，我儿子纳维德和纳比。是我亲生的。

边防官马赖克一脸怀疑，但还是在那张锡林 - 戈尔捏了几个小时、被汗浸湿了而皱巴巴的文件上盖了章。

到那边去，马赖克一本正经地喝令道。把这个纸条递给我的同事们看，跟他们说是马赖克先生给的。这样就没问题了，你就去拿你的口粮吧，一袋给你男人，一袋给你自己，还有一袋是孩子们的。明白了吗？各一袋。

这个女人的脸完全被遮掩着，她眼睛前面的细纱太密，我

① 斜体字为本书作者用德文字母拼写的阿富汗当地语言。以下同——译者注。



看不到她面纱后朦胧的眼神。尽管如此，我却分明感受到她的愤怒，她的尴尬和她受辱的感觉。虽然我无法得知，她是否在看我，但我仍微笑着，试图表达一种友善。我使她感觉到，我和马赖克不同，我是站在她那一边的。

你都看见了吧？马赖克贴近了问道，好像我俩是老朋友，亲戚或者姻亲似的。他这样似乎在表现我们是相互信任的，即他和我在一边，而那些围着我们的人在另一边。我退了一步，不去看他。

马赖克很明白，他已经很走运了，没有被推到命运的那一边。他不用为口粮操心，不需要盖章，不需要批准，不需要同胞的仁慈。这下，这下他成了幸运的人，他成了拥有特权的人。

自从联合国为这些由伊朗返回的阿富汗人建造了营地，他就每月可以赚到大概合六十美元，以此养活他家和他兄弟一家。返乡的人经常在途中为减轻负重丢下他们的麦子，马赖克每周都会捡到一两袋或更多，他把这些无主的麦子拿去卖高价。

你都看见了吧？他又煞有介事地重复着。

是的，我干巴巴地回答，好像我对锡林-戈尔的命运，对捏着湿纸条的女人的命运，对那四个看起来属于不同父母的孩子的命运没有一点兴趣。马赖克一定失望了，他期待的眼神在我近乎孩子气的固执中消失了。

我能想像，马赖克想和我谈什么。当他的同乡们在直射的阳光下，在沙地上排着长长的队伍焦灼地盼着他为他们盖章的时候。

也许他想告诉我，锡林-戈尔的孩子全是她借来的，为了多争一点口粮。紧接着她会把这些可怜的孩子丢到大街上，而他，马赖克，又得去把他们找回来，安排住处。或许他还会说，锡林-戈尔和许多别的阿富汗女人一样是妓女，还给很多男人生过小孩。

马赖克先生，我抢在他之前说话。抱歉，这儿太热了，风也太大，我想去找个荫凉处。十分感谢您能允许我参观您工作的地方。

但您还什么都没看呢，马赖克表示异议。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敷衍着溜出了蓝色的塑料帐篷。我不想让马赖克知道我在何处与何人交谈。

正如我担心的那样。那四个看起来属于不同父母的孩子没留下踪迹，我后悔没仔细看看锡林-戈尔穿的鞋。女人脚上的鞋是她们惟一的可供辨认的地方。一块蓝色的打着褶子的纱巾将女人从头到脚裹得紧紧的，抹杀了她们的不同，也剥夺了她们的尊严。我该如何找到锡林-戈尔？这儿到处都是蓝色的大袍子，时而被风吹得紧贴在女人们纤弱的身体上，时而狂暴臃肿得像热气球要把女人们拖到天上去。我依然试图透过眼前这些细密的纱网，从这些活生生的幽灵中辨认她们的面庞。

我来来回回穿梭于这许多的纱巾中，四下张望。我无法忍受了！一个半月以来我一直在阿富汗。我心力交瘁。这无静止的沙尘和燥热的空气令我连呼吸都费力，我已经成了懦夫，不是吗？我不再愿意倾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的遭遇，他们的焦虑，他们的饥饿，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困境，他们的贫穷，他们的疾病还有他们那一丝祈盼转机的希望。

也许我该径直走进荫凉处，也许我该找个空帐篷，躺下睡大觉。我还可以爬上一辆载着新的逃亡者驶向边境的大卡车。那么今晚我就可以重回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朗，可以重回到舒适的西方的花天酒地的世界中去。

无力，即使是稍稍挪开几步也不行，我站在那里仿佛灌了铅，在酷热的太阳下独自伤神，那蓝色的袍子已使我不能自拔。

La - elah - ha - el - allah. 你想要什么？这是我的孩子。看



哭泣

的
阿
富
汗

在真主的份上，求你别打扰我。

我的知觉在刹那间凝滞了，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请您原谅，我不能再说话，因为我口渴得要命。我盯着眼前的蓝袍子，直到终于可以接着说。我只是在这儿转转。我不为联合国工作，也不属于其他援助机构。我待在这儿是因为我……

因为什么？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你们的贫苦而想拍下它写出它？因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类只有看到遥远世界的痛苦才能感知自己的内心？因为我想，如果有人讲述你们悲惨的一切会对你们有所帮助？特别是当你们被你们的真主当作女孩送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因为我……

你还好吧？这个袍子问道。一只手从下面伸上来，擦开我的袖子，抓住我的手臂。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我站在沙漠的中央，看着成百上千人像牲口一样被赶到大卡车上，而这个女人问我，我好不好。

我想，人们逃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故乡不是完整的，他们返回的时候，也不会是完整的。女人，孩子，男人只知道流亡。人们埋葬了女儿和儿子，又埋葬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兄弟和姐妹。人们没有房屋，没有坐的地方，吃饭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小女孩和小男孩只有一只胳膊，只有一条腿，甚至无手无脚。人们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皮包骨头。杀掉了别的男人的男人，看见死亡在向他招手。一次又一次地亲见自己孩子的夭折的女人，情愿自己去死。

我已经料到了，锡林-戈尔说，她柔静的声音如游丝般掠过我的心头。

什么？我依然心神不清。你料到什么了？

你不属于任何援助机构。你讲我们的话。你是谁，你在这儿干吗？

锡林 - 戈尔有力的手仍然抓着我的手臂。她蹲下来，也拉我蹲到沙地上。

我要写一本书，我说，并且试图从细密的纱网中辨认这个女人的双眼。我随时准备听任何故事。

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描写我们？人们嘲笑我描写一个除了饥饿和贫苦，战争和死亡，而一无所有的国家？有什么可写的呢？有谁会看这样一本书？

我也看书的。锡林 - 戈尔却这样说道。从前，俄国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上过小学也学过识字。除了课本我还读过三本半书。第一本是我自己买的。第二本是一个女老师送我的，第三本只是半本书。那是在首都被炸以后的废墟里找到的。可惜，我从没见到另外半本，我很想从头到尾读完整个故事，那书写得很好，是写一个女孩，……唉，我记不得了。另外的那一本是我惟一的一个女朋友送我的。我们在很多村子里住过，在其中一个村子我认识了她，她是医生，我为她工作。

纱巾里的锡林 - 戈尔注视着我。我感觉她正在解读我。我不需要说话。她能读懂。

终于她将手从我的臂上拿开。留下一块湿的印记。我不去擦拭，让它在太阳里晾干吧。

一本书。锡林 - 戈尔说，头巾纹丝未动。

我对蓝色纱巾微笑。

我应给你讲我的故事吗？锡林 - 戈尔问，你需要这些？

她的问题听起来像是警告，带着一丝威胁的味道。而我不知道，为何我没有说“是”，却把目光转向远处的卡车。它们将从



伊朗返回的阿富汗人带来,然后丢在蓝塑料帐篷中。我的思绪无头无尾。这时锡林-戈尔用手捏住我的下巴,把我的头转过来,迫使我再次看着蓝纱巾里的头,再次问道,你要听吗?

几年以后我懂得,我说“是”的时候,锡林-戈尔已经准备让我在那个早晨进入她的生活和故事。几年里我们紧紧相连,也许一生。是的,需要。我回答,含笑将手放到她的纱巾上。

我很高兴。我说了“是”。

锡林-戈尔和我几年以来在阿富汗遇到的别的女人根本不同。锡林-戈尔像一棵大树,像一棵屹立在风雨中的挺拔有力的白杨,她看到了一切,理解了一切,她明白所有,讲述所有。

我所认识的阿富汗女性,没有人可以这样自然坦诚地谈及她们的生活,特别不会讲她们和男人的关系。但是锡林-戈尔讲述一切她能回忆起的事,精确而详细,好像她希望当她离开人世后,至少她的故事能留下来。无论我提不提出问题对她都没有影响,锡林-戈尔以她自己的韵律和速度讲述着她生命中的故事,锡林-戈尔的话语就像天气一样,时而像暴风雨扫除一切,时而像一阵柔和的轻风掠过心田,时而像春日暖暖的阳光温暖冰冷的心,时而像沙漠里酷热的太阳一样在燃烧,时而像微微的寒雨冷却了心神,时而像暴雨般劈里啪啦地落下,汇成激流,扫荡一切阻碍她的事物。

锡林-戈尔的故事并非异常,它讲述的是很平常的错乱,恰恰正是或正似成千上万阿富汗女性所经历过的和仍正经历着的。

在那片我们第一次相遇的营地,还有那些城市、村庄,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和锡林-戈尔一样的女人、孩子和男人,他们仍在创造希望,仍又从他们生活的地方再离开,仍相信一切都将好转。一切总是像新生时那样充满着希望。



丝芭·沙克布 (Siba Shakib)

生于伊朗德黑兰，信仰波斯教，熟悉阿富汗及其传统风俗。1996年开始在阿富汗进行写作，并做编导，为德国电视台（ARD）制作的文献资料记录下了饱受蹂躏的阿富汗人民的悲惨遭遇，并有部分记录片获奖。现生活在德国、美国纽约和意大利。

纪实文学丛书



强弩之末

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

刘国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目 录

故事缘由	1
第 一 章 芬芳的花儿和有胎痣的姐姐	1
第 二 章 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一个字母和 一点自由	12
第 三 章 摩拉德和阳光	27
第 四 章 投降和俄国人撤走	40
第 五 章 Y 游击队人,内战和第二次逃亡	41
第 六 章 一次意外和慷慨大方的走私头目	69
第 七 章 又一个孩子和又一次逃亡	82
第 八 章 山、石头和女人	92
第 九 章 阿扎丁娜和一次小小的反抗	116
第 十 章 蒙难者与婚礼	140
第十一章 崭新的国度和纸做的心	171
第十二章 让孩子们正正经经地吃顿饭和监狱	197
第十三章 血红色的花和皇后	208
第十四章 老屋、坟墓和发疯的嫂子	226
第十五章 王后的传说	238
第十六章 残存的首都	248



第十七章	抽鸦片的摩拉德和孤儿院·····	265
第十八章	乞丐婆和山羊奶·····	278
第十九章	北方,兄弟俩和慈祥的祖母 ·····	280
译者的话	·····	285

哭泣

的
阿
富
汗

第一章 芬芳的花儿和有胎痣的姐姐



在阿富汗几乎每个名字都有它的喻义。锡林-戈尔的意思是芬芳的花儿。可以推断，在她出生那一刻，她母亲看到了一朵甜美的花，闻到了花的芬芳或者就是想到了一朵芬芳的花儿，这些遐想都是西方幻想中纯真的社会主义罗曼蒂克。

或许，锡林-戈尔的母亲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在生她这第五个女儿、第九个孩子的时候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或许，在那一霎她想到，以她正渐渐虚弱的身体和干瘪的乳房应该再不生育了。再或许，她很高兴看到产出的婴儿只是个女孩，因为如果是个男孩，他就得喝更多的奶，还得操更多的心。母亲必须要经常抱着他，他过生日时要宰一头羊，还要给他出钱去割礼，送到毛拉^①那去学习古兰经。

不，安拉是善良的，这次赐给她一个女儿。

准确地说，真主总是很关照锡林-戈尔的母亲。她第一次生孩子时，给她送来了男孩，这使她丈夫能感到自己是个

^① 伊斯兰教的神学家。